

# 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

伊·馬·葉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3.516.36

10

# 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

伊·馬·葉辛著 蔡華五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一般地敘述了費爾巴哈如何在反對唯心主義的過程中，唯物主義地解決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並敘述了費爾巴哈關於自然界的唯物主義學說和他的認識論。最後作者還着重批判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在解釋社會時的不徹底性。



И. М. ЕСИН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ЛЮДВИГА ФЕЙЕРБАХ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4

本書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俄文本譯出

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

伊·馬·葉辛著 蔡華五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緬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6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2 字數 27,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7,000

## 目 錄

一 費爾巴哈在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中 唯物主義地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	6
二 費爾巴哈關於自然界的唯物主義學說.....	19
三 費爾巴哈的認識論.....	26
四 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的批評.....	37

德國著名唯物主義思想家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在哲學史上是反對唯心主義和僧侶主義的戰士，是恢復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直接的哲學先驅者。為了評價費爾巴哈哲學的意義，必須介紹一下他的活動的歷史條件。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於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蘭斯古特。他的父親安塞姆·費爾巴哈是刑法學家。費爾巴哈在中學畢業後，於一八二三年進入海德堡大學神學系。青年費爾巴哈的父母希望兒子做一個神學家，但是過了一年，費爾巴哈已轉入柏林大學，向黑格爾學習哲學了。一八二八年他用老師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精神寫成了畢業論文“論統一的、一般的和無窮的理性”，考了博士學位以後，在愛爾蘭根擔任哲學講師。一八三〇年他的著作“論死與不朽的思想”出版，就引起了神學家和教會方面的普遍抗議。書是用筆名出版的，但是這個筆名被揭穿了。書被沒收了，作者受到了排擠，永遠被取消了他在大學的講席。一八三六年費爾巴哈移居布魯克堡村，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底（這位哲學家於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三日在臘亨堡逝世）。

費爾巴哈在鄉村居住時，完全獻身於哲學著述的活動。在一八三九年以前，他寫了許多專著和論文，主要是闡述哲學

史的。所有這些文章基本上是站在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寫成的。但是，一八三九年底，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一書出版，他終於脫離了自己的老師，而且堅決地轉到唯物主義方面來了。

一八四一年，費爾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恩格斯寫道：“這部書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自體驗過的人才能理解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都一下子成了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是怎樣熱烈地來歡迎這種新的見解，而這種新的見解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不管他有一切批評的保留，——這點可從‘神聖的家庭’一書中看出來。”<sup>①</sup>

費爾巴哈著作的煥然一新的影響，遠遠地擴大到德國國境以外。安年柯夫和赫爾岑在其回憶錄中敘述了這部著作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集團所引起的強烈印象。根據安年柯夫的意見，費爾巴哈的著作迅速地驅散了發生在它以前的一切唯心主義觀點。赫爾岑指出，他在這本書的影響下寫出了許多哲學論著。

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產生的，它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衝突的反映，是對黑格爾及黑格爾派唯心主義哲學的反動。當時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熟，這個革命應該比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具有更為發展的無產階級，在更為優越的條件下來完成。德國的革命必然是資

---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七頁。

產階級民主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推測說，這個革命能够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當時德國這些具體的歷史條件，對唯物主義哲學提出一個要求——唯物主義哲學要成爲革命階級反對封建貴族鬥爭的思想旗幟。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不能滿足所有這些要求，因爲它是不徹底的。費爾巴哈對於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即對自然界的解釋是唯物的，對社會的解釋是唯心的。他在其世界觀的某些問題上，甚至比法國唯物主義者還後退了一步。例如，法國唯物主義者的無神論比較費爾巴哈的無神論更徹底，因爲如果說法國唯物主義者摒棄了一切宗教，那末，費爾巴哈却是一方面摒棄現有的宗教，而另一方面又發明了自己的新宗教來代替它。

但是，我們應當採用其他的標準來評價費爾巴哈的歷史功績。列寧教導說，歷史功績不是取決於歷史活動家不曾提供出現代要求的東西，而是取決於他們提供了比其先驅者更新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費爾巴哈時寫道，他在堅決地反對黑格爾時，用清醒的哲學來對抗昏醉的空論。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費爾巴哈的全世界歷史意義在於他同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堅決斷絕並宣佈了唯物主義。斯大林評定費爾巴哈是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

費爾巴哈是在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它是對法國唯物主義和法國革命的貴族式反動）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時期，進入了爭取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的行列。因此，費爾巴

哈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他是在比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為複雜的歷史環境中，在對更為強大的哲學敵人的鬥爭中，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的權威。

列寧和斯大林認為費爾巴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的哲學先驅者之一。費爾巴哈的歷史功績就在這裏。他從這一方面吸引了我們的注意。

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意義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能够從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源，而且在於能够利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論據來反對現代的唯心主義。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在各個不同時期發展唯物主義理論的時候，當他們同各色各樣的反動唯心主義學派進行鬥爭的時候，費爾巴哈的哲學唯物主義吸引了這些經典作家的注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對康德、菲希特、黑格爾及其繼承者的反動唯心主義捏造的鬥爭中，利用了費爾巴哈的論據。列寧利用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論據來揭露了經驗批判論者和內在論者、新康德主義者和新實證主義者、“唯能論”者和“物理學的”唯心主義者、波格唐諾夫的“經驗一元論”和尤世凱維奇的“經驗符號論”等的唯心主義哲學之反科學的本質。

列寧在揭露所有這些用哲學上的新招牌來掩飾的貝克萊派和菲希特派時寫道，所有這些先生們的最新的話，是費爾巴哈生前精彩地加以揭露的崇神主義的舊形態。

在現代，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的論據，在反對現代反動唯心主義哲學的類型——實用主義和邏輯的新實證主義、個性

主義和語義唯心主義、所謂“新實體主義”等等的鬥爭中並沒有失去意義。所有這些新的“主義”不過是披上折衷主義混合物的新的語言外衣“革新的”唯心主義。

## 一 費爾巴哈在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中 唯物主義地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

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人本主義<sup>①</sup>。他在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時，是從作為生物學的實體——人的生存及需要出發的。但是，他首先是在每個人與異性的自然和生物學的相互關係中來考慮每個人的。承認人至少要同承認兩種人——男性和女性——聯想起來。但是這兩者還沒有完備，第三者跟着這兩者，即小孩跟着婦女出世。男性與女性，父母與兒女，這些關係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客觀的現實。每個人對自己說是主體，而對他人說則是客體。由此可見，費爾巴哈對於思維對存在的問題，是在“我”與“你”的關係、人對他人的關係方面來解決的。由於承認了男性與女性、父母與兒女的實際存在的兩方面，也就承認了其他一切的人和作為實際的、物質的、感官上可以覺察和認識的一般物體的客觀存在。費爾巴哈承認，我們所需要的作為生活資料的一切物體和整個現實的自然界是客觀地、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費爾巴哈說，某種東西如果只是對於我是存在的，一般地它就是沒有存在，只有當它不僅對於我、而且對於他人也存在的時

---

① 人本主義是一種以人為基礎的哲學，它不是把人作為社會的人，而是把人作為自然的人來解釋人們的意識與客觀存在的關係問題，來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因。——譯者註。

候，它才是存在的。我所思維的物體，只有當我不僅在腦中有它、而且在手中有它的時候，它才是真實的，因為只有在後者的場合，它才不僅被我所承認，而且也被他人所承認，因為它作用於人們的感覺器官，它就是客觀的現實。

這樣，費爾巴哈通過人本主義達到了自然界的唯物觀，根據費爾巴哈的意見，這種自然界不是像黑格爾所斷定的那樣是宇宙精神發展的產物，也不是像菲希特所斷定的那樣是純粹“我”的活動的產物，也不是像貝克萊所斷定的那樣是我們的感覺的複合。自然界是客觀的、現實的存在，它是多種多樣的，正像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着的現象和物體是多種多樣的一樣。

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的“宇宙精神”就是主觀的、人的理性，只不過是脫離了人並在人的想像中變成獨立的精神實體，即上帝而已。費爾巴哈正確地強調指出，黑格爾的哲學消滅了真正的人，把人變成沒有血肉的純粹的抽象，因此這種哲學又表現了“我”的神化，因為它把理性變成了神的實體形式：人關於上帝的意識是上帝的自我意識。在黑格爾看來，上帝的本質，即是從能思維着的主體抽象出來的思維本質。

對於黑格爾來說，理性不再是大多數人所想像的主觀的東西。費爾巴哈說，思維是主觀性的表現，它的規定性就在這裏，但是黑格爾邏輯的本質是失去這種規定性的思維。雖然黑格爾邏輯的第三部分叫做主觀的邏輯，但是構成這一邏輯的對象之主觀形式却不可能是主觀的。在黑格爾邏輯中的概念、判斷、結論，甚至判斷和推理的形式，都不是我們的概念、

判斷和推理。它們是客觀的，只是自在的和自爲的絕對形式。

這樣，黑格爾的哲學就使人脫離其固有的本質和個體活動，使強暴凌駕於我們的理性之上。根據黑格爾的哲學，我們應當由規定性抽象出來，不應當用自己的思想來思維自己。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不是考慮物體本身，而只是考慮不能認識的物體的概念。神學就是這種謬論的基礎。因此費爾巴哈得出了正確的結論：黑格爾的哲學是翻轉過來的神學。

在黑格爾看來，人的身體不是現實，而靈魂才是現實。正如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只是意味着思維與其本身、思維與思想的統一那樣，靈魂與肉體的統一也只是意味着靈魂與其本身的統一。在黑格爾看來，不僅作為抽象概念的哲學對象的一般物質，而且作為自然科學實驗對象的物質，都不具有客觀現實性的特性。黑格爾到處強調靈魂的現實性，而從來不講肉體的現實性。費爾巴哈正確地把黑格爾和新柏拉圖派普洛京等量齊觀，後者是這樣輕視一切物質的東西，甚至以自己的肉體爲恥辱。固然，黑格爾也談到靈魂與肉體間相互關係的必要性，但是同時他却認爲靈魂是第一位的。根據他的意見，靈魂與肉體的直接統一應當被中介物——精神——所消滅和代替。

費爾巴哈正確地駁斥了黑格爾，指出，靈魂與肉體的直接統一只有通過自殺的方法才能消滅。但是，當靈魂離開肉體的時候，靈魂不是消滅了自己嗎？既然自殺者不願意再生活、思維和感覺下去，那末，靈魂與肉體的直接的和不能毀滅的統一不是沒有得到證實嗎？而且一般地說，當黑格爾的肉體對於

靈魂沒有現實性，對於靈魂不是實體的時候，那末他怎麼能够談到靈魂與肉體的直接統一呢？在費爾巴哈看來，黑格爾關於靈魂與肉體的絕對同一性的說法，只是絕對的片面性，在其中靈魂是沒有肉體而存在的，因此跟肉體是敵對的。精神與思維、靈魂與肉體的統一，只有當真正的人作爲一種基礎，作爲這種統一的主體來感覺的時候，才能有意義，才能是真實的。只有現實的生物，只有在思維對於自己本身不是主體而是真正生物的賓位的地方，才能認識現實的物體。思維與存在、精神與肉體的統一，不是形式的統一，而是現實的統一。由此，費爾巴哈提出下列這個絕對要求：如果不願意做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那末就要成爲普通地思維着的人。思想不是在抽象的空虛中作爲絕對的君主，而是在客觀自然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現實條件中。只有在這種場合，才能估計到你的思想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只爲思維本身所確定的思維，即處於人之外的思維，是與外間世界並沒有任何聯系和影響的。自在的和自爲的思維，是沒有感覺的，沒有人的思維，這是抽象的、幻想的主體，它不能成爲他人的客體。

費爾巴哈揭露了從“純粹的我”出發來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菲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荒謬性。他說，純粹的“我”不能依靠自己來滿足甚至是最必需的要求。爲着生存，他應該經常獲得自己身體所不足的材料，這身體對於他來說已經是客觀的世界。“我”不是通過自己本身，而是通過作爲肉體的自己而與外間世界聯系，這種肉體，與抽象的“我”相反，是客觀世界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很高地評價了費爾巴哈反對二元論的鬥爭。在費爾巴哈看來，思維的器官是腦，即物質的實體。人的身體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另一方面它又與外間世界、與周圍的自然界聯繫着。在費爾巴哈看來，把人分爲肉體和靈魂，分爲感覺的和無感覺的實體，是違反自然科學的，而且也是沒有根據的。二元論者關於從自己的肉體能够分開自己的說法，受到生理學的摒棄，受到生活的駁斥。人的肉體是他的存在。奪去他的肉體無異奪去他的存在。在個體消滅時，個體的疼痛感覺是對靈魂與肉體分離的抗議，是靈魂依賴於肉體的有力的證據。費爾巴哈說，您像唯物主義者那樣把本質的個別要素認作是原子，或是像唯心主義者那樣把它認作是單子，或是像心理學家那樣把它認作是靈魂和肉體，都還不是本質。例如，我們把動物作爲一個整體來考察，一定比用心理學的抽象方法來分析其各部分或其構成因素，更能接近於動物生命的本質。動物的本質由它的特性所決定，骨骼、肌肉、皮膚以及一切成爲某種個體的本質的東西都跟頭蓋中的腦一樣和這種特性有關。個體的本質以其狀貌、運動、生活方式表現出來，並向我們的感覺揭示出來。人的特性，不僅在其看得見的外貌而且在其聽得見的步調中表現出來；我們根據聲音，甚至根據脚步聲，在用眼睛看見以前就可辨別出自己的知友。

費爾巴哈駁斥了唯心主義的和二元論的心理學家所提出的下述原理：生命在開始時應當具有區別於肉體的基礎，因爲在死亡以後，肉體及其一切部分依然處在跟生前一樣的形態。費爾巴哈說，在死亡以後，肉體的器官不再是器官，它們相互

之間不再發生關係，心臟不再把血液輸送至肺，肺也不再把空氣輸送至心臟，不再有運動，不再有神經中樞，不再有器官的真正統一。

當唯心主義的或二元論的心理學家斷言他們從自己身體分開自己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比斷言在邏輯中撇開人的本性的哲學家說得更多。人不能離開自己的存在，沒有腦他就不能思維。無論心理學家怎樣從自己的肉體抽象出來，他仍然不能使自己同肉體分離。他能够思維不同於肉體活動的、自己能思維的“我”，但是因為這個能思維的“我”，從來不會使他同肉體分離，所以他不能想像思維着的我。思維過程是與肉體的活動、與它的生理狀態聯繫着的有機活動。人在憂鬱時的我，與快樂時的我不同；在痛苦時的我，與愉快時的我不同；在飢餓時的我，與吃飽時的我不同；成年人的我，與兒童時的我不同。隨着他的肉體變化，他的“我”、他的意識也起了變化。當然，人的意識的主要本質沒有改變，但這只是由於他的肉體的主要本質依然如故。所以，意識的同一性只是肉體的同一性，因為人依然只是處在同一肉體中的自我。他的自我感覺固定不變地是有機的特定的“我”的感覺；他從來沒有孤立的、抽象的自我感覺，他從來不會沒有腦而會思維，從來不會沒有神經而會感覺。

費爾巴哈正確地強調說，人的身體是物質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統一，而以物質佔優先地位。作為有機的統一，物質是感覺、知覺和表象的基礎。顯然，身體能夠分解為各種組成部分，但是隨着這種分解，它就不再是活的身體。它只是隨着死亡而

落入被分解的範疇，生命應當具有本質上不同於死亡的基礎。

現實的人既不是肉體，也不是什麼區別於肉體的能够分開的靈魂，也不是什麼抽象的一般的人。真正的人是活生生的、有機的個體。費爾巴哈說：“不是精神在思索和感覺着，因為精神只是成爲一種特殊存在的、被體現出來的和實在的機能或是思維、感覺和願望的現象，也不是腦在思索和感覺着，因為腦是生理學的抽象，是由整體、頭蓋骨、頭以及整個身體分出來的器官，是被規定的某種獨立的東西。但是，腦只有與人的頭和身體聯系的時候，才是思維器官。外在的東西是以內在的東西爲前提的，但是內在的東西只有在自己的表現中才能實現出來。”

唯心主義哲學家只關心於他思維什麼東西，而不關心於他用什麼東西來思維，對於他們來說，思維是沒有腦的行動，是沒有制約性的、不與其他東西有聯系的單純活動。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觀點應當以這種思維爲前提：如果思維器官、即腦處於健康而正常的狀態時，這種思維就不會被任何有機體的痛苦所中斷。唯物主義哲學家應當跟這種思維有關係，即以作爲客觀世界的主觀映象的感覺爲出發點的思維有關係。唯心主義哲學家使思維與作爲外界事物影響於我們感覺器官的結果的感覺和知覺分離開來，使思維變成脫離肉體的、沒有感覺器官的抽象活動。

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非物質的精神活動，對於醫生來說，成了病理學的對象。在醫生看來，不依賴於肉體的特種精神是不存在的。對於醫生來說，精神如同肉體一樣，是容易遭受痛

苦和疾病的存在。生理學、醫學、病理學對唯物主義提供了唯心主義哲學家所不能解釋的理由和證據。在費爾巴哈看來，一切人們在其日常生活中，是唯物主義者，當他們受苦的時候（雖然只是由於飢餓和口渴），他們的痛苦不是唯心主義的主張或是絕對的命令所能救治的。

費爾巴哈在觀察能思維的人時，用自然科學、生理學的觀點來對抗唯心主義心理學的觀點，完全正確地站在生理學的觀點上。他說，心理學和生理學觀察着同樣的對象，即能思維的人，只是從不同的觀點來觀察而已。對於心理學家來說，主體和客體是同一的，對於生理學家來說，它們是有區別的。如果，對於心理學家來說，客體是消失於主體中，那末對於生理學家來說，主體是通過活體解剖而從客體中脫離開來，並因此而消失，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只是留下來的沒有主體、沒有生命的死的客體。在心理學上，我對於自己是客體，在生理學上，我對於他人是客體。我的胃在飢餓時、我的腦在思維時使我遭受的感覺，對於我是客體，但是我自己的腦或胃對於我從來不可能是生理研究的客體。

生命、知覺和表象本身，只有直接通過活的、可感覺的、可想像的存在才能感覺到，它們是不能與這種存在分開的。但是，無論神經、腦的組織、肝、胃、心臟，簡言之，在我們體內所包含的一切東西，都不可能被我們自己明顯地感覺到，因而對於我們來說就不能成為生理學的實驗對象。在要求享受飲食時，我對於胃什麼也不知道，在作為心理學對象的知覺中，我對於神經什麼也不知道，在思維時，我對於腦什麼也不知道。